

因姓名頗多。恕不登。

始蘇有老婦。富而無子。偶生一女。名舜病。醫者束手。翁不惜重貲。聘名醫張天士治之。笑曰。是病也。曾以若女爲婢。且使醫。百日錢。還閣下敷壯健。非復孱弱之態矣。如過癭不瘳。是益自殲之。死非正命。良可哀也。翁諾曰。誠如是。願以千金送閣下。天士憐其另潔室。選擇之美而監者。使伴女宿。囑曰。此汝姑也。終身依倚在是。顧姑無嫌。稍有拂逆。致增其病。惟汝是問。於是日給藥餌。恆往瞰之。見女體漸壯。容漸舒。與婢情好日密。形影相隨。知事已遂。遽入其室。追謁婢曰。汝與姑所作何事。我覓覓洞微。必盡言之。如敢隱諱。將以利求。毋自苦也。婢視女而泣。女祖怙曰。婢之伴我翁之嚴命。如違廳責。順何罪耶。婢因曰。是主陷奴耳。以郎君僞稱義女。而使奴同衾枕。遠既不敵。從又獲咎。置身無地。天士大笑曰。已顧從姑夫耶。方爲汝喜。豈汝責耶。速女改裝。去髮而辮之。以棄其可足。衣冠履爲。居然美男子。延其父至。告曰。閣下以子爲女。僞疾誑我。誤使女伴之。今爲其所亂。將如之何。翁愕然不解所謂。乃使小婦出拜。翁聞而大樂。願以婢爲兒婦。與天士結爲姻婭。往來無間。

發。因姓名煩多。恕不發表。

幸臨三日刊

四二五



